

## 老師的一課

打從暑期以來，身邊就一直有人逝世，或者正在走向死亡。最近又接受了善寧會的邀請，要去主持一個家庭治療與善終服務的工作坊，都是一些傷感的題目。

生離死別，原是最無可奈何的一回事，很多親密的人都會離你而去。只是這一陣子怎麼走了一個又一個？

我剛回到香港工作，就認識 John。他說：你是九一年回來的，我第一次來聽你的課，就一直沒有離開。

在那些年月，他完成了家庭治療的碩士學位，接受了嚴格的臨床訓練，並一直在他服務的護理單位加入家庭系統的元素，讓同僚們在處理病人時，同時明白家庭關係的重要。後來 John 退休了，加入一間大專院校的護理系教授家庭治療，終於可以全力發展自己今生的抱負了，却突然發病。癌細胞一步一步地把他吞噬，本來大塊頭的身體變成瘦弱，醫生已經宣布沒有療效，我去看他時，他一定要從床上下來會我，我一進門，他便跌跌撞撞的向我走來，我們擁抱着一同下淚。

他說：「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，你不知道，我一直把你當作恩師！那時看你訓練我們的師兄師姐，我知道自己的學術背景不夠強，能夠在旁跟着學習就很滿足。後來知道你在港大主辦家庭治療的學位，我立即就前來報讀。那時你在黑板上寫了三個英文字，**conception, perception and execution**：所知，所見，所行，你說這是治療師要打通的三個領域，我知道這三個字的意思，但是怎樣把三者連結起來，我却毫無頭緒。費了二十年，我終於知道了，由理論到實踐，必須打通其中經脈，才會有效！」

他又說：「後來我接受你的督導，向你出示我的治療錄影紀錄，你看了一段便說我對病人的分析太過武斷，沒有足夠資料便提出多番指引。你問我下一段還有什麼？我說下一段也是一樣，不必看了。你卻一定要看，你說，做得不好也要看，你看得不喜歡，才會積極改變！」

他繼續說：「當時我在思考你的話，面色凝重。同學們都來安慰我，我卻對他們說，我不是心理難受，只是設法理解老師對我的評估。我來接受督導，就是不想錯過她的回應，如果她只是對我說些好話，我就要取回學費了。」

John 的身體已經不勝負荷，但是他還是那樣地一宗宗地陳述一些舊事。他愈談愈興奮，面上帶着一絲光彩。他說：「我自己也帶過很多學生，也覺得可以成功地幫助一些家庭。如果沒有遇到你，我這輩子只會平平庸庸，不會有這種工作的投入和熱情。」

他的一番話，讓我聽得又感激、又慚愧。這些年來忙於教學，自以為十分認真嚴謹。對同學的心態卻往往不夠敏感度；不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舉，原來都被如此重視。

我向他道歉，請他原諒在訓練過程中，我的無禮與失儀。

他卻一點也不介意，還說：「你不知道，家庭治療也救了我的家庭！」

他又給我說了一個故事：原來 John 一家三代都住在一座村屋，他的母親是個十分霸道的人；一天，媳婦實在忍不住了，打電話向正在上班的丈夫投訴。John 對她說：不用急，等我回來一同商量處理辦法。結果他們決定買了另一個單位（當然那時房價今非昔比）。然後請父親出馬，告訴老媽子說，如果她繼續對媳婦無理，兒媳就會搬走。結果婆婆真的收斂了，一家三代才住得下去，母親後來還誇他說，兒子是她的老師。

John 對我說：「就是因為你說過，婆媳之爭，往往是因為丈夫沒有立場，我表態了，一定要幫妻子，才挽救了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！」他的妻子 Carman 在旁聽了，也說：「當時真的面臨家散了，幸好他當機立斷！」

記憶中的 John 是個十分踏實的人，他很用功，就是有點拘緊，他與妻子總是一同來上課。最記得一次他們跟我到上海工作，當時有一個三口之家，父親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女兒身上，天天給她寫字條，女兒卻煩燥不堪，弄到情緒失控；我對父親說，女兒如此不領情，不如寫信給妻子吧。結果他真的給妻子寫了一封至情至性的信，當眾念給她聽，在場的每個人都被信中的情意感動。我要求那父親給我一份副本，開玩笑地說：「是給我丈夫作參考的，讓他也學學怎樣給我寫信。」John 聽到我的話，也要索取一份，他很嚴肅的說：「我也需要參考！」

我一直想去看 John，匆匆一聚，跨越了多少時空。我覺得自己現在才開始認識他，他的抱負、他的理想、他的熱誠。我有時會因為推廣家庭治療的艱巨而感到氣餒，卻不知道原來身旁有個人也在默默地耕耘。面對生命快到盡頭，讓我更是心如刀割，而在此一刻，我們卻只能一起回顧，一起笑，一起哭。

John 不是我第一個如此離開的學生，在台灣，也是在她最學習有成的時候，被病魔奪走，只給我留下一條由她親手編織的羊毛圍巾，以及無限思念。不同的是，我有機會與 John 整理我們的關係，他留給我的一席話，不但暖和我疲累的心，也給我上了一課，讓我個人的局限，得以伸展。